

伊斯兰政治

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

包澄章

摘 要：中东剧变以来，分布于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萨拉菲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除传统萨拉菲主义外，以光明党为代表的政治萨拉菲主义力量在地区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政党化倾向明显；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上升势头迅猛，但其内部亦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主张暴力与非暴力的分支派别同时存在。萨拉菲主义力量的上升正日益激化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令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加剧了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中东地区政治话语权和地区事务控制权的争夺。

关键词：中东剧变；萨拉菲主义；“圣战”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

作者简介：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在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6-0106-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的中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科研团队培育计划”资助。

在这场席卷中东地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中，阿拉伯国家世俗威权政体的倒台使伊斯兰主义力量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和活力，试图重构当前中东的政治版图，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崛起成为中东剧变的一个重要现象。数个阿拉伯国家政权垮台后，伊斯兰政党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强大的号召力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背后提供的巨额资金支持，通过合法选举走上执政舞台，成为主导中东剧变和政治转型走向的重要力量。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复兴运动”（Ennahda Movement）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41.47%的选票。2011年11

月 27 日，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在立法选举中获胜。2011 年 11 月 28 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与萨拉菲派光明党（Al-Nour Party）在人民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 47.2%和 24.7%的席位；两党在 2012 年 1 月 29 日举行的协商议会选举中又分获 59%和 23.9%的席位。2012 年 7 月 17 日，利比亚“全国力量联盟”（National Forces Alliance）和“公正与建设党”（Justice and Construction Party）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分获 48.8%和 21.3%的席位。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呈现上升趋势，2012 年 2 月 2 日，科威特伊斯兰派别及其盟友党派候选人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共获得 42%的席位。

“在中东政治生态中，不同程度地强调伊斯兰属性以及现代政治理念已经成为中东政治演进中的一种趋势。从这层意义上看，中东剧变加速了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崛起。”的确，中东剧变以来，作为伊斯兰主义力量主要代表的萨拉菲主义势力在多个阿拉伯国家迅速崛起，部分萨拉菲派政党与组织政治参与意识和自身转型意识明显增强，在调整、改变和妥协中积极适应现代政治理念，寻求通过组建政党、参加选举等合法途径参与政治进程、争取政治地位和实现权力分配，中东原有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版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与变迁。

一、萨拉菲主义发展的总体特点

中东剧变以来，萨拉菲主义发展势头迅猛。总的来看，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分布广泛。中东剧变以前，传统萨拉菲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就已广泛存在。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西亚、北非地区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均有萨拉菲主义力量的存在。在一些国家，萨拉菲派有自己的清真寺、俱乐部、宗教团体、医院和学校，这些机构和组织在萨拉菲派活动的组织上、理念的宣传上均能发挥重要作用。过去五年间，由于受到沙特宗教组织和财团的巨额资助，多个宗教卫星频道在埃及开通，使萨拉菲主义力量在该国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折。萨拉菲派宗教领袖利用宗教卫星频道进行宣教，扩大了其在埃及穆斯林生活中的话语权，智能手机等新兴媒体以及社交网站的蓬勃发展使得传统宣教活动超越了将清真寺作为主要活动据点的传统手段，为萨拉菲派扩大

2012 年 6 月 14 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裁定，2011 年底至 2012 年初的人民议会选举所依据的法律部分条款违宪，新选出的人民议会无效并被解散。

2012 年 6 月 29 日，科威特宪法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定 2 月举行的第 14 届议会选举无效，恢复已经解散的前届议会。

王林聪：“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中东的政治转型”，载《当代世界》，2012 年第 10 期，第 33 页。

社会影响力提供了契机。

第二，内部分化趋势明显。中东剧变以来，萨拉菲派内部分化严重，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萨拉菲宣教”(Salafi Da'wah)组织仍坚持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规定的生活方式，主张远离政治，拒绝民主，体现出传统萨拉菲派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光明党为代表的政治萨拉菲派努力适应现代政治理念，积极融入政治进程，探寻伊斯兰发展道路，代表了政治萨拉菲主义的兴起。“圣战”萨拉菲派内部同时存在主张暴力(“小圣战”)和不主张暴力(“大圣战”)的分支，尤其是主张暴力的分支派别，在中东剧变中活动猖獗，对地区国家安全形势构成严重威胁。这表明，萨拉菲派内部分化严重，即使是持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圣战”萨拉菲派，内部分支派别在行为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萨拉菲主义并非是具有同质性的思潮，其内部异质性分裂加剧是当前萨拉菲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政治影响力显著上升。中东剧变加速了政治萨拉菲主义力量的崛起，萨拉菲派开始进入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突尼斯的改革阵线党(Reform Front)、埃及的光明党、正统党(Authenticity Party)、改革与复兴党(Reform and Renaissance Party)、建设与发展党(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Party)、美德党(Virtue Party)、改革党(Reform Party)先后成立，表明萨拉菲派内部逐渐分化出政党化倾向明显的分支力量，政治影响力正在持续迅速上升。埃及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表现抢眼，一举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成为埃及国内继穆兄会之后又一重要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代表了政治萨拉菲主义这股新势力的兴起。

第四，宗教极端势力趁势泛滥。中东剧变以来，受转型国家局势动荡、利比亚战后武器流散、叙利亚危机溢出效应、美国中东反恐战略调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上升势头迅猛，在突尼斯、利比亚、摩洛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等地区动荡国家及其邻国表现活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伊拉克分支、西奈半岛分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叙利亚反对派中的“胜利阵线”等打着“圣战”萨拉菲主义旗号的组织或武装团体利用地区国家的动荡局势出现的安全漏洞乘虚而入，伺机制造混乱，频频发动暴力恐怖袭击，意识形态极端化趋势明显。当前，“圣战”萨拉菲主义力量已扩散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萨拉菲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流派

源于中世纪的萨拉菲主义最初是一股坚持奉行伊斯兰教原初教义和信仰的

思潮，主张穆斯林应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规定的生活方式，将圣门弟子、二传弟子及三传弟子这三代人视作坚守纯正伊斯兰道路，对伊斯兰教虔诚崇信。以伊本·泰米叶为代表的教法学家在当时掀起了一场尊经崇古的中世纪萨拉菲运动。

近代萨拉菲运动的实践者从教法学家扩及至普通穆斯林，伊斯兰近代史上的瓦哈比运动、赛努西运动、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以及穆斯林兄弟会早期的运动都曾受到过萨拉菲主义思潮的影响。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认为，“一直以来，伊斯兰教的革新是一种萨拉菲式的、革命式的立场，因为这种革新意味着拒绝各种使宗教丧失革命性和有效性的附加因素，回归纯净的本源，使宗教信仰恢复纯洁性，让穆斯林‘运动’从已有的异端迷信、外来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瓦哈比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也深受伊本·泰米叶和罕伯里学派思想的影响，在18世纪中叶发动了一场宗教改良运动，萨拉菲主义是这场运动主要的思想来源。瓦哈比主义源自萨拉菲主义，“瓦哈比主义”和“瓦哈比派”是该派反对者对其使用的称号。事实上，很少有人自称为“瓦哈比派”或“瓦哈比主义者”，所谓的“瓦哈比派”自称“认主独一者”(muwahhidun)，也很难找出在名称中使用“瓦哈比”或采用“瓦哈比派”意识形态的组织。西方语境下常会出现类似的称法，而阿拉伯世界更多地将其称为瓦哈比—萨拉菲

萨拉菲派之所以将这三代人视为典范，主要依据“圣训”中的一段话：“你们中最优越的人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圣门弟子），其次是紧挨他们之后的人（二传弟子），再其次是他们之后的人（三传弟子）。他们之后将出现一伙人，他们背信弃义，不可信托，不要求他们作证，他们就乱作见证，不落实诺言，他们的特征是大腹便便。”（布哈里圣训：2651）。译文见《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二卷），祁学义译，朱威烈、丁俊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133页。

马木鲁克时期，罕伯里学派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1263~1328）追随阿拔斯时期罕伯里学派创始人伊本·罕伯勒（780~855）的脚步和传统，主张回归伊斯兰教的纯洁本原，提出“回归《古兰经》和‘圣训’、回归‘纯洁的祖先’（As-Salaf As-Saalih）”的口号，严格按《古兰经》、“圣训”和三代先辈的言行立教，强调创制须在严格程序下的进行，反对理性主义，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萨拉菲运动。由于在教法问题上与当局意见相左，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代表了当时要求恢复正统信仰、重构伊斯兰社会、摒弃异端腐朽的愿望，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他的学生伊本·盖伊姆（1349~1292）通过著书立说广泛传播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主张，瓦哈比运动奠基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1700~1792）、印度近代伊斯兰教改革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创始人哲马鲁丁·阿富哈尼（1838~1897）、埃及伊斯兰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笃（1849~1905）及其学生拉希德·里达（1865~1935）、巴基斯坦哲学家和诗人伊克巴尔（1877~1938）以及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1906~1949）都曾受到过伊本·泰米叶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影响。

[埃及]穆罕默德·易马拉：《伊斯兰觉醒与文明挑战》（阿文版），开罗：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派。有学者指出，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拥有相同的信仰和思想，在阿拉伯半岛内部被称为“罕伯里—瓦哈比主义”或“瓦哈比—萨拉菲主义”，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则被称为“萨拉菲主义”。

现代萨拉菲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萨拉菲派一直是以宗教团体的身份出现，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无为态度，西方学者将其称为“民粹主义的清教徒”（populist puritans）。七十年代末，“萨拉菲宣教”组织在埃及成立，组织的成员遍布埃及各地，并以萨拉菲主义者自称。然而，“萨拉菲宣教”组织成员并非像穆兄会那样具有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只是以自己追随的某个教长为单位分散于埃及各地。到了八十年代，由宗教人士领导的“觉醒运动”在沙特高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觉醒运动”既包含瓦哈比—萨拉菲派的传统宗教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类似穆兄会的现代政治理念。此后，沙特的瓦哈比—萨拉菲派开始鼓动民众反对王室，要求推行更具伊斯兰色彩的外交政策和社会改革。一些萨拉菲派人士拿起武器，以“圣战”名义反对统治者，反对“异教徒”，用极端方式来对抗现代化和西方民主，有些分支派别最后异化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现代萨拉菲主义的发展遂走向多元。

在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萨拉菲主义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尽管萨拉菲主义是一场具有显著特征的运动，但其并非是具有同质性的运动，尤其在现代，已演变为一场复杂的、甚至在不同地区发展趋势互为矛盾的运动。”阿拉伯学界对萨拉菲主义的看法主要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萨拉菲主义是一股保守、僵化甚至是反动的思潮；另一派认为，萨拉菲主义摆脱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2006, p.235.

[约旦]哈桑·本·阿里·赛卡夫：《瓦哈比-萨拉菲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历史根源》（阿文版），贝鲁特：伊玛目拉瓦斯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9-20 页。

Robin Wright, “Don't Fear All Islamists, Fear Salafi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8/20/opinion/dont-fear-all-islamists-fear-salafis.html>.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一群学生运动领导人发起的“科学萨拉菲主义”（Scientific Salafism）思潮首次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出现，并由此蔓延至埃及多所高校。这些学生拒绝加入穆兄会，他们自称“萨拉菲学派”，将这场运动的领导人艾布·伊德里斯称为“萨拉菲学派价值观之名”，同穆兄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包括吸纳年轻成员、控制清真寺等行动。1979 年底，“萨拉菲学派”出版了“萨拉菲主义谈话录”系列书籍。为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萨拉菲学派”开始关注群众行动，并改名为“萨拉菲宣教”组织，“萨拉菲学派”一词遂成为历史。

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

了迷信和异端思想，尤其是在宗教思想领域，是最自由、最开明的一股思潮。媒体在报道萨拉菲派时乱贴标签的现象时有发生，归根到底是没有弄清萨拉菲派内部流派的区别。西方媒体报道的更多是萨拉菲派反对民主的激进面，认为萨拉菲主义是现代性的“敌人”，公开反对自由和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萨拉菲派人士都是如此。在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萨拉菲主义者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西奈半岛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堂免遭蓄意破坏和盗窃，但西方媒体对此事却鲜有报道。萨拉菲派内部在对待是否参与政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从而导致其分化成具有不同倾向的分支派别，中东剧变以来，这种分化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当代萨拉菲主义可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圣战”萨拉菲主义和政治萨拉菲主义三个主要流派。

（一）传统萨拉菲主义

传统萨拉菲主义基本沿袭中世纪萨拉菲主义的主张，本质上具有尊经复古、追本溯源的保守主义倾向，注重对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进行逐字逐句的字面解读，表面上打着“返璞归真、弘扬正道，恪守圣门弟子、二传弟子及三传弟子言行规范”的旗帜，实际上却拒绝理性，过分注重履行宗教功修，远离世俗事务。由于将宗教与世俗严重对立，传统萨拉菲主义在行为上采取极度的保守主义，比如必须穿戴萨拉菲派标志性的头巾和传统服饰，拒绝参与政治，反对建立政党，视民主为“异端”，反对妇女参政，拒绝男性与女性在公共场合发生肢体接触，反对绘画、音乐等现代艺术。

传统萨拉菲派注重通过“萨拉菲宣教”来改善个体行为，主张潜心履行纯正的伊斯兰教教义和教规，但有时却固步自封、盲目偏执，缺乏兼容差异、开明包容的态度。“在他们（萨拉菲派）看来，人类的本性在于生来成为伺候其创造者的奴隶，如同奴隶服从主人那样。当然，这个派别并没有向我们解释如何去了解这个创造者在现代世界中具体要求，比如他们对涨工资到底是接受还是反对。这就为以独裁手段建立伊朗式的‘法基赫的监护’开辟了道路，通过这种独裁手段形成的神职人员集团都公开宣称自己是垄断知识的乌里玛”。传统萨拉菲派反对理性和批判精神，提倡在日常行为上回归《古兰经》和“圣训”，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巴达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百科全书》（第二卷）（阿文版），贝鲁特：阿拉伯研究和出版机构，1995年版，第261页。

Christian Caryl, “The Salafi Moment,”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2, 2012,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9/12/the_salafi_moment.

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监护）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一种学说，认为伊斯兰教将管治者的职务赋予法基赫（教法学家），履行天命和监护所需者。该学说是伊朗神权政治的理论基础，霍梅尼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演讲促成了监护理念的成形，奠定了当代伊朗宪法的基本概念，伊朗宪法规定政府的最高领袖必须是法基赫。

[埃及]赛米尔·艾敏：“阿拉伯革命一年后”，载《文明对话》（阿文版）第3632期，2012年8月2日 □ <http://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294505>。

在治国方略上回归伊斯兰教法。埃及的穆兄会为维护主流伊斯兰主义者的地位，不得不与萨拉菲派极端保守的价值观和不愿妥协的强硬立场划清界限。虽然在行为和主张上略显激进，传统萨拉菲派仍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或武装行动。

（二）“圣战”萨拉菲主义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一股将“圣战”观念融入传统萨拉菲主义的思潮，主张通过“圣战”方式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立法基础的伊斯兰政权。中东剧变以来，“圣战”萨拉菲主义力量显著上升。从行为方式上来看，“圣战”萨拉菲派内部既存在从事暴力活动的宗教极端组织，也存在主张非暴力的政党组织。以突尼斯为例，有的“圣战”萨拉菲派日常从事慈善、媒体和医疗活动，不参与任何暴力活动；有的“圣战”萨拉菲派则卷入地区动荡趁势作乱，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如2012年9月策划袭击美国驻班加西领馆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主张暴力的“圣战”萨拉菲主义呼吁采用武装暴力手段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其实质是一股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潮。“圣战”萨拉菲派中主张暴力的分支将传统萨拉菲派一味的尊崇复古视为与社会日益脱节的“愚蠢行为”，认为要将社会低效腐败的政治制度改造成一个“公正的”伊斯兰政府或哈里发制度，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独裁政权、挑战腐败体制。“基地”组织、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叙利亚反对派中的“胜利阵线”、中亚“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都源于“圣战”萨拉菲主义。“基地”组织中存在大量极端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基地”组织推翻伊斯兰世界独裁专制政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的理念源自“小圣战”与萨拉菲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该组织认为，武装行动是社会和政治变革唯一合法且有效的途径。

“圣战”萨拉菲派激进意识形态还可从其对待国家文物的态度上窥见一斑。埃及“圣战”萨拉菲派领导人穆尔坚·萨利姆·朱哈里曾要求对埃及的文物进行甄别，属于伊斯兰教的，如清真寺等伊斯兰教建筑，要加大保护和弘扬力度；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包括教堂在内的基督教建筑，都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异教符号”，必须予以清除。朱哈里甚至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呼吁“摧毁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埃及境内所有异教徒的雕像”。从表面上看，“宗教信条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何萨拉菲派中同时存在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暴力倾向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并且这两类萨拉菲主义者还经常前往同一座清真寺做礼拜，追随同一个宗教学者，在同一所大学念书”。但从深层次看，对“圣战”观念的不同解读方式——究竟是采用同内在“敌人”即人的私欲以及

黄培昭：“埃及极端势力鼓吹摧毁金字塔”，载《环球时报》2012年11月14日，第4版。
Will McCants, “A New Salafi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2, 2012,
http://mideas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10/12/a_new_salafi_politics.

由此产生一切恶行进行斗争的“大圣战”观念，还是采用为抵御入侵同外在敌人进行战争的“小圣战”观念——是导致“圣战”萨拉菲派内部异质性思潮加速分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圣战”萨拉菲主义应一分为二地来看。

（三）政治萨拉菲主义

中东剧变以来，部分阿拉伯国家萨拉菲派内部出现宗教组织政党化倾向，谋求政治合法地位的意愿明显加强，代表了“政治萨拉菲主义”的兴起。传统萨拉菲派回避政治，注重“正本清源”，认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如果不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这个伊斯兰国家便不可能存在。虽然萨拉菲主义在过去常被视为“一个拒绝政治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兄弟会”，但“萨拉菲主义在利用各类团体与个人这点上能力惊人，无需借助西方观念便能挑战国内外对手。”埃及的政治萨拉菲派通过“萨拉菲宣教”组织聚积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并利用这一优势推动街头运动的政治化。人民议会选举前夕，光明党利用选民的宗教情感，在低收入阶层和文盲等被边缘化的社会底层群体中迅速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最后以黑马姿态获得 123 个议会席位（包括 96 个政党候选人席位和 27 个独立候选人席位），占总选举席位的 24.7%，成为埃及人民议会的第二大党，开始在埃及政坛崭露头角，萨拉菲主义从保守的宗教势力迅速上升为一股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力量。

埃及的萨拉菲派过去数十年间一直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镇压；就萨拉菲派本身而言，其并没有主导革命进程强有力的有效手段。”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萨拉菲派内部出现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分支，在应对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积极调整政治理念，逐渐摆脱了萨拉菲派过去给人以“拒绝参政”、“固步自封”的刻板印象，试图将重心从对教令（法特瓦）合法性的关注逐渐转向对选举合法性的关注。“将萨拉菲派聚集到一起的并非是穆兄会这样具有深层结构的组织，而是教令的权威性与教法证据的效力，这令萨拉菲青年在处理政治问题时陷入了真实的困惑。用政治决议来否定教令是不可接受的，用政治协调来反驳教法证据也是无法实现的”。很多萨拉菲派的学者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参与政治，并在一些问题上逐渐妥协，对宗教信条的表达方式也不再如之前那样咄咄逼人。

Kamran Bokhari, “Salafism and Arab Democratization,” *Stratfor*, October 2, 2012,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salafism-and-arab-democratization>.

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6.

[埃及]穆斯塔法·宰赫兰等：《革命后的埃及萨拉菲派》（阿文版），利雅得：宗教与政治研究中心、贝鲁特：阿拉伯传播机构，2012年版，第9页。

[埃及]阿马尔·艾哈迈德·法伊德：“埃及萨拉菲派：从教令合法性到选举合法性”（阿文版），半岛研究中心，2012年7月1日，第10页。

<http://studies.aljazeera.net/reports/2012/07/201271103413876925.htm>.

Jonathan Brown, “Salafis and Sufis in Egypt,” *The Carnegie Papers*, Washington: Carnegie

光明党既反对政教合一的“神治模式”，也反对根除文化根基和文化认同的“去宗教化模式”。作为“萨拉菲宣教”组织政治翼的光明党，尽管在一些问题上立场相对模糊，但在许多方面与“萨拉菲宣教”组织的传统立场完全不同。光明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呼吁，国家应建立在机构多样化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以平衡互补的方式运作，保护本国全体人民的自由、实现公正，确保机会平等，维护各种权利，兼顾透明度和诚信度的标准。光明党认为，保护基本权利和公共自由至关重要，必须尊重司法完全独立于行政机构，必须尊重人民选择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意愿。光明党通过合法选举成为埃及人民议会第二大党，是萨拉菲派从纯宗教领域转入政治领域寻求伊斯兰政治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以伊斯兰教法原则作为立法主要来源的埃及新宪法草案通过后，世俗派和宗教势力间的斗争趋向常态化。光明党和穆兄会在“以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目标上一致，只是前者的做法更显激进，后者则寻求相对温和的渐进式变革。穆兄会吸收了不少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能够灵活地使用“革命”、“民主”等现代政治语汇，较政治萨拉菲派更加务实和包容。有学者认为，穆兄会和政治萨拉菲派在推行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理念这一最终目标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打出“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旗帜或许只是穆兄会的一种行动策略。

“政治萨拉菲主义”折射出的是萨拉菲派寻求融入现代政治社会的改良倾向，“如何在政治世界中非政治性地行动（act non-politically）是现代萨拉菲主义的核心问题。”虽然部分穆兄会领导人自称为“意识形态上的萨拉菲派”（Salafist in ideology），但由于萨拉菲派内部存在采用极端意识形态的分支派别，使得穆兄会在上台后急于同萨拉菲派撇清关系，政治萨拉菲派也努力与“圣战”萨拉菲派主张暴力的分支划清界限。光明党曾举办过持续三天的“反圣战”和“反异教徒”系列讲座，表明自己反对暴力、反对激进主义的立场。这种有意或无意与“圣战”萨拉菲派划清界限的做法表达了政治萨拉菲派努力扩大群众基础、融入政治进程的强烈意愿。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依靠萨拉菲派长老影响力和宗教认同走向政治舞台的光明党逐渐发现，要想真正在政治舞台有所作为，就必须摘掉萨拉菲派长老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2011, p. 8.

Stephane Lacroix, “Sheikhs and Politicians: Inside the New Egyptian Salafism,” *Policy Briefing*,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June 2012, p. 6.

参见光明党官方网站：<http://www.alnourparty.com>.

Mark Durie, “Salafis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Middle East Forum*, June 6, 2013. <http://www.meforum.org/3541/salafis-muslim-brotherhood>.

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

“Political Islam: Everywhere on the rise,” *The Economist*, Vol. 401, Dec 10, 2011, p.50.

这顶帽子，淡化教令的权威性，强化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光明党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议会下院，完成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体现的是政治萨拉菲派有意识地摆脱传统宗教逻辑，转向顺应现代政治理念、构建政治逻辑、实现政治认同的过程。但究竟是以政治行为体的身份来参与政治建设、获取政治利益，还是打着政治行为体的旗号、实际上却以宗教行为体的身份来推行伊斯兰教法治国的理念，当前政治萨拉菲派对政治参与的身份定位尚不明确。政治萨拉菲派未来是否能在埃及政坛真正有所作为，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和解方案以及社会经济建设计划，利用议会政党的身份发挥杠杆作用，与各方势力之间取得平衡。

三、萨拉菲主义对中东政治的影响

中东剧变以来，地区和国际势力展开激烈博弈，动荡国家沦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竞技场，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已被打破，地缘政治版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 and 变化。萨拉菲主义的迅速兴起可能会导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地缘战略力量的变迁。

首先，中东乱局助长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尤其是“圣战”萨拉菲主义正在成为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团体改头换面、开展暴力恐怖活动的一个新工具。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在转型阿拉伯国家中掀起了新一轮恐怖袭击狂潮，利比亚战后武器流散、叙利亚危机溢出效应加速了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团体的壮大。当前，“圣战”萨拉菲主义已扩散至整个中东和中亚地区，可能会对地区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产生负面影响。各类以宗教之名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团体利用地区动荡局势趁乱渗透、浑水摸鱼，活动日趋猖獗和复杂化，呈现行动分散化、手段多样化、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特点。叙利亚司法部长称，来自全世界 83 个国家的极端、恐怖分子在叙利亚境内打着“圣战”的旗号进行各类暴力恐怖活动。加之国内政治和教派矛盾日趋尖锐，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叙利亚危机向黎巴嫩等周边国家扩散的趋势明显增强。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剧变以来，“基地”组织正以“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的新面孔在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重新布设恐怖网络，扩大影响范围，来扭转因这场剧变被临时边缘化的处境。“基地”组织的战术已从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活动转向利用地区动荡局势和热点问题制造小规模混乱，并与当地武装团体结盟，凭借地区国家的战争乱局混入战场来捞取利益，通过输出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造混乱局面来进一步获利。

阿里·阿卜杜拉：“叙利亚司法部长：悬赏举报或抓捕恐怖分子的人”，载黎巴嫩《时代报》（阿文版），2013年9月6日。

其次，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正日益激化，萨拉菲主义将加大对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之间的对立。中东剧变以来，沙特加大了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一方面，萨拉菲主义已成为沙特开展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沙特通过对埃及萨拉菲派提供巨额资助，避免埃及与伊朗走得太近，以此来遏制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以及本国内部 10%~15% 的什叶派力量。另一方面，出于对维护本国在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的重要现实考量，沙特依靠传播和推行瓦哈比—萨拉菲主义，无形中构筑了一道宗教屏障，阻挡了埃及穆兄会等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而加强沙特王室的家族统治。沙特的主要目的还是借助“正本清源”的萨拉菲主义来遏制伊朗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扩大其自身影响力的企图，削弱伊朗带有浓重政治化色彩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加大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的联合，通过这些战略支点来巩固“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萨拉菲主义运动具有明显的教派性质，在教派斗争中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工具。

再次，自中东剧变以来，萨拉菲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进一步扩大，可能促使美国重新寻找或加快扶植亲美的世俗势力。这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由于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试图探索伊斯兰发展道路的愿望所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部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在中东强推西方式民主、“普世价值”以及在此过程中折射出的霸权思维和文化傲慢的厌恶所致。克里上任后五访中东，折射出美国在中东地区陷入两难境地。美国暗中助推穆尔西倒台，目的在于重新夺回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阿拉伯之春”已沦为更深层次的动荡，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埃及政局持续动荡，巴以问题逐渐被边缘化，伊拉克恐怖主义回潮，美国一面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维持中东霸主的地位，同时又要想方设法遏制力量坐大的伊朗，同俄罗斯在中东进行博弈，应对中国在中东日益崛起的影响力。此外，政治萨拉菲派的兴起，打着“圣战”萨拉菲主义旗号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团体活动日益猖獗，使得西方对萨拉菲主义持警觉态度。美国学者罗宾·莱特在《别害怕伊斯兰主义者，害怕萨拉菲主义者吧》(Don't Fear All Islamists, Fear Salafis)一文中表达了对萨拉菲主义力量崛起的担忧，提出一个横跨波斯湾和北非地区的“萨拉菲新月”(Salafi Crescent)地带正在出现，并将萨拉菲派团体的崛起称作是“阿拉伯起义中最被低估和令人不安的附带产物”。这种片面的论断在西方媒体到处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借这种论调试图进一步削弱中东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然而，这可能会导致主张非暴力的萨拉菲派人士的

Robin Wright, "Don't Fear All Islamists, Fear Salafi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8/20/opinion/dont-fear-all-islamists-fear-salafis.html>

不满，进一步加深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隔阂。

最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地区政治话语权、控制权的争夺将日益加剧，但总体上不会改变沙特在海合会中的主导地位。中东剧变以来，以沙特和卡塔尔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也门政府重组、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积极介入，一方面为了防止动荡波及至本国，另一方面也为了通过进一步控制阿盟来夺取地区政治话语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资助海外的萨拉菲派宗教机构来扩大地区影响力，并以此遏制以伊朗为首“什叶派联盟”。由于受到沙特和卡塔尔“石油美元”的巨额资助，阿拉伯国家的萨拉菲组织表现活跃，凸显了海合会国家内部，尤其是不同政党组织背后两个最重要的援助国——沙特与卡塔尔对争夺地区政治话语权和控制权的企图。沙特和科威特的萨拉菲派在埃及成立了一系列慈善机构，为埃及光明党在 2011 年的议会选举期间筹得了数量可观的选举资金，通过扶植萨拉菲派光明党，对埃及政局施加影响。由沙特资助的埃及萨拉菲派卫星频道为埃及萨拉菲派在议会选举中的舆论造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美国反穆斯林电影事件的报道中吸引了大批目光。在沙特巨额资助埃及萨拉菲派政党的同时，卡塔尔作为穆兄会背后的援助国，自 2012 年 8 月起多次提供巨额援助，至今已为穆兄会提供了 80 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卡塔尔也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巨额资助。需要指出的是，沙特和卡塔尔对地区话语权的争夺总体上不会改变沙特主导海合会的局面，也不会改变海合会内部的格局，但可能会依托海合会和阿盟的各种机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媒体等手段，成为地区事务新的主导力量，逐渐跳出充当美国在中东地区代理人的角色。

四、结语

中东剧变以来，萨拉菲主义力量的上升，尤其是政治萨拉菲主义的兴起使得中东原有的政治版图正在经历调整。埃及光明党通过合法选举进入人民议会以及多个萨拉菲派政党成立的事例表明，萨拉菲派内部政党化倾向明显，政治参与和自身转型的意识显著增强，地区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圣战”萨拉菲派

《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 是美国籍埃及科普特基督教徒导演纳库拉·巴塞利 (Sam Bacile) 制作并导演的电影，是一部诋毁和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2012 年 7 月，影片一段长达 14 分钟的预告片被上传至 YouTube 网站，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然而到了 9 月份，在该预告片的阿拉伯语配音版本被上传到了 YouTube 的同一频道后，引来了数万次的转发和观看，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抗议和回击。2012 年 9 月 12 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当地的反美抗议中被杀。2012 年 9 月 17 日，俄罗斯总检察院准备向法院起诉，要求认定《穆斯林的无知》为极端主义电影；同日，伊朗当局表示要追捕该片导演。2012 年 9 月 27 日下午，纳库拉在洛杉矶被捕。

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部分主张暴力的“圣战”萨拉菲组织和打着“圣战”萨拉菲主义旗号的各种宗教极端组织深入地区动荡国家趁势搅局。萨拉菲主义的上升正在日益激化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将进一步加深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局面。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资助各国的萨拉菲派组织、输出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等手段，又加速了对中东地区政治话语权和地区事务控制权的争夺。

New Developments of Salafism in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BAO Chengzhang

(Ph.D, Assistant Researcher,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Salafi forces, widely distributed in Arab world, has risen rapidly and revealed internal divisions.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Salafism, political Salafism, represented by Al-Nour Party,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regional countries, with an evident tendency of Party politics. The religious extremism, represented by Jihadi Salafism has seen an upward trend, and shown apparent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the faction engaged in violence and the faction advocating nonviolence coexist simultaneously inside Jihadi Salafis. The rise of Salafism is increasingly aggravating the sectarian conflicts inside the Islamic world of the Middle East, further expand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West, and also intensifying the competition of the Gulf Arab states, led by Saudi Arabia, for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ntrol of regional affair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Middle East Upheaval; Salafism; Jihadi Salafism; Political Salafism

(责任编辑：杨阳)